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藁九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燒熾草木蕩盡唯有一藪茂草獨不焚

燎疑此草中有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

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

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州見彼親支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

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燎燄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說之右四驗出

敬僧篇第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第一

敬益部 引證部
違損部

建安李奇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乘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爲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

罪若待太公爲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則万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教果是真法寶得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

葉八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高麗才

一瞻一禮方累冰消一讚一稱千灾霧卷自
惟薄福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慶金檀
銅素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爲佛寶紙絹竹
帛書寫玄言名爲法寶鬟髮染衣執持應器
名爲僧寶此之三種體相雖假用表真容敬
之永絕長流襲之常招苦報如木非親母禮
則響逸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万代是知
斯風已扇遐途共遵冥資含識神功罔測儻
有所虧獲罪弥大既許出家理宜革俗如宋
朝無識初信邪惑駭動物情道俗驚恠後悟
鍾鼎還申禮敬宋室則荆蠻齷江漢崎嶇
詎得反比大國金輪聖御且如禮云介者不
拜爲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忍鎧屈節白衣
理所不可三寶旣同義須齊敬不可偏遵佛法
頓棄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
道故須齊敬也引證部第二

禮敬在家人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
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又佛本行經
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
言王今可禮優波離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
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
而禮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
卷十九
二
及大乘法毀告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乘經不
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札文違佛教
使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故犯根本罪又順
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
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
壽命故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
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命而供
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有知法者若老若
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亦
如諸天奉事帝釋迦葉白佛言若有長宿護
持禁戒從年少邊諳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
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爲持戒也若是年

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後
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詢受未聞後
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入也然佛
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
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供養恭敬
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如諸比丘知有
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爲不
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
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
比丘者爲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
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
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爲不如也謂禮敬比丘
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
不問經者爲不如也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
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
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
者今我爲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
故言我不下也 又善見律云輸頭檀那王

禮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
生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
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為震動我見神
力即為作禮第二我出遊戲者耕田人菩薩
在閭浮樹下日時已晡樹影停住不移覆菩
薩身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三今迎佛至國
佛昇虛空作十八變以伏外道神力無異即
為作禮 又中阿含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
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勑御者
令嚴駕千馬之車嚴駕以竟唯王知時時天
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
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
言 鬼汝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而令正東向 合掌稽敬禮

余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衆 最爲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蒲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

彼天帝釋爲自在王

尚恭敬佛

汝等比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

彼天帝釋舍脂之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

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家學道亦當如是敬

是恭敬禮彼

禮法僧當復讚歎禮法僧者

余時帝釋從

常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見

天帝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

敬現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憍尸迦 故重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遊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爲爲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普達王經云時有夫延國

王号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

法未常偏輕常有慈心愍傷愚民不知三尊

每常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著地稽首爲

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万民

之尊遠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情欲毀辱威

儀頭面著地群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勑

臣下使嚴駕當行王即與吏民數千人始出

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車却蓋住其群從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飲食遂不成行群目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爲此乞丐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有頭面加爲國主不與他同王便勒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即遍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即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等皆售但人頭未售王言賤貴賣之輒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丐人如是歷日賣既不售丐人又不取者頭皆墮脰脹臭處不可近之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丐人無取者王即勒臣下嚴駕當出到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群臣人民莫不振悚王即告群臣言卿寧識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臣下對曰實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所在

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此兒爲人善惡何如對言臣等常覩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言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王顧使從急還內藏取前亡兒衣來湏臾衣至王曰此是不對曰實是其衣王曰今儻見兒身爲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曰臣自弊闇卒觀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所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喜道人就座王手具白前緣今故嚴出欲示本末願爲此國臣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道人即爲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持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不犯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爲王作子今致尊貴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僉然曰吾等幸遇得覩道人願遂哀愍乞爲弟子道人告言我師号曰佛身具足相好獨步三界教授不虛佛今去此乃六千里湏臾

語頃道人飛到舍衛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真道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延國佛爲王及臣民等說法云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爲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命子傳香時王

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其殃雖暫爲驅使奉法不妄今得爲王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立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井及人民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爲常住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憍伽王見一七歲沙弥將至屏處而爲作禮語沙弥言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弥前有一澡瓶沙弥即入其中從澡瓶中復還來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弥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弥言我當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

皆云沙弥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弥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煞人龍子雖小能興雲由興雲故致雨雷電霹靂感其所小而不可輕也

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大會王至會日

卷十九
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遙請衆僧聖衆飛來凡二十方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聖皆迎問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勑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勑詣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人見已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人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爾時被罵辱已來詣王所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

尚無欲見況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虛與夜奢奉教重齋入市唱告衆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虛與不取反被罵辱况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夜奢答王人最爲貴王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答王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即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衆僧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止吾禮拜夜奢余時聞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從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者若見三寶應當至心恭敬禮拜又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本是優填王臣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城參禮寺去城二十里諸侯臣見賓頭盧不

起迎王惡心諫王王於後取佞臣諫危欲熬之賓頭盧見王後來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席迎何耶答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懷惡心來若不起迎必當見罵王歎曰善哉弟子愚顛妄受宗言不識凡聖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賓頭盧記王由僧起迎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如依記被他隣國興兵來捉經十二年鎖脚囚禁云外述曰以是義故特湏敬慎不得自高恐損來報比見俗人微受官位不生信心妄起高慢呵罵僧尼種種毀辱或立廳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耻撻敗善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亦湏以理外法雖行內湏省愧道俗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誰之無過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剃髮身被法服覩相生善見者生恭破戒僧尼亦能昇座種種說法利益群生前人聞見修持六度展轉相化因修善行未來生處近得人天

遠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無窮譬
如一燈然百千燈明終不盡量此無盡之法
皆由前破戒僧九說法化功得斯大利既有一
此益名湏自慎縱欺得百千万出家之人未
能現獲一毫之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
生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五不
善門如後述之也 又雜寶藏經云月氏國
王名旃檀九尸吒聞罽賓國尊者阿羅漢字
祇夜多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臣往造
彼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爲王王於
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何能任
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國有人告尊
九者言月氏王與諸群臣從遠來相見唯願尊
者整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答言我聞佛語
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
迎接乎遂便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
其住處見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
即前稽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國王

不覺前進授唾器時尊者即語王言貧道今
者未堪爲王作福田也胡爲躬自枉屈神駕
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向者已知王心自非
神德何能余也即便爲王略說教法言王來
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即便還國至其
中路群臣怨言我等遠從大王往至彼國竟
無所聞然空還國時王報言向尊者爲我說
法來時道好去如來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
往昔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殖王種今享斯
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謙我言
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群臣聞已稽首謝言
臣等下愚竊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
德所種故享斯位群臣歡喜言已而退
又十誦律云余時世尊說本生因緣語諸比
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鵠
鳥二猕猴三象是三禽獸初半相輕慢無恭敬
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爲不相恭敬若前生
者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余時鵠鳥猕猴問

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華撥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鵝問猕猴言汝憶何事答言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到地象語猕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為我說法象猕猴問鵝鳥言汝憶何事答言彼有大華撥樹我取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

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猕猴語鵝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當為我說法尔時象恭敬猕猴從聽受法為餘象說猕猴恭敬鵝鳥從聽受法為餘猕猴說法鵝鳥為餘鵝鳥說法依四處處遊行教化說法此三禽獸先喜熟盜姪妄語後相誠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李林九

時世人見獸廣行善法不侵人穀各自相誠云畜生尚能恭敬何况我等尔時世人皆相恭敬奉行五戒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語比丘爾時鵝者則我身是猕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知尚相恭敬自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出家不相尊敬尔時世尊

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丘從今
先受大戒乃至大須臾時是人應先坐先受
水先受飲食 敬益部第三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
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
是薄福衆生百千万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
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
絕離諸漏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寶
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可思議六

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
嚴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
身故故說為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譬諸
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故名
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鍊不能
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為

寶又具六意故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湏致敬三爲物生信稟承故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六爲表勝相故敬故成實論云三寶最吉祥故我經初置

違損部第四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搥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捷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

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僧事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法不久 又大集經云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衆僧彼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報不
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養一人爲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鬚髮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如是說若復有人爲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法惱害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乃至盈滿三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爲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設不持戒彼等悉已爲涅槃印之所印也若復出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惱亂罵辱毀訾以手刀杖打縛斫截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爲欲隱沒

諸佛所有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墮地獄故爲三惡道增長盈滿故
尔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利利王與作惱亂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今爲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

万德佛所出其身血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寧爲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無間罪尚多無量不可算數墮於阿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万億諸佛身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除如來佛言大梵若有憍亂罵辱打縛爲我剃髮著袈裟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應當供養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三業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以群臣諸斷事者

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罪業大煞生大偷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謫罰者是人便於解脫退落受於下類遠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爲卷十九
十一

佛出家具持戒者 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何等爲四一第一義僧二浮僧三瘦羊僧四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人名爲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爲淨僧諸有能持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爲瘦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懺悔愚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詢問深養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爲瘦羊僧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爲自活命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和合僧不畏後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爲無慚愧僧如是四僧並湏恭敬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弥勒爲首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彼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第當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

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我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所有白業得白報黑業得黑報若有淨心諸衆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佛親承供養 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充其手足乃至奪命悉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敗膿壞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墮落聖道果證爲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宰相不得謫罰繫閉加

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雖死人故取之亦如石香死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衆生惡行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

林十九

李

道能令衆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毀輕篾破戒比丘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謫罰繫閉其身乃至奪命余時世尊而說偈言 賦葛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破戒諸比丘 猶勝諸外道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常令無有乏 如是供養彼 則爲供養我若能爲敬法 歸依而剃頭 身著袈裟服說彼是我子 假使毀禁戒 猶住不退地若有毆打彼 則爲打我身 若有罵辱彼則爲罵辱我 是人心欲滅 正法大時燈

爲財共鬪諍 利刑同生瞋

又十輪經云譬如過去有王名曰福德若有
人犯罪過乃至繫縛王不欲奪命將付狂象
余時狂象捉其二足欲撲其地而見此人著
染色衣故狂象即便安徐置地不敢損傷共
對蹲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姓子象是畜

生見染衣人尚不加惡生於害心乃至未來
世有旃陀羅王見我法中有人出家堪任法
器及不成法器故作逼惱或奪其命命終之
後必墮阿鼻地獄 頌曰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遠乘煙

一登四弘擔

至道莫能先

不貪曠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略引

魏沙門釋晏始

晉沙門釋道開

晉司空何充弱

晉廬山七嶺聖僧

晉沙門釋僧朗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宋沙門釋慧全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卧
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穢中奮足便淨
色白如面俗号曰白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
長安不信佛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傷由
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
不改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
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
不耐人樂幽靜在抱腹山多年石虎時來自
西平日行七百里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
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興弟子來建鄴
入南羅浮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
其枯骸也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齊
立座數季以侍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坐
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衆陞座拱默
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諤僻充亦不平形於顏
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
充曰何徒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凌虛而逝
充及道俗自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旬

右三驗出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峰崿
梁高僧傳

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
寧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
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峰良父乃與雲
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文
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
凌雲以踞峰貶翳景而入冥者也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
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
留寺衣物似有竊者同旅即返果及盜焉晉
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
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敬朗一衆不敢

薰
卷九

十六

奇

毀焉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
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
其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
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課充其朝中至今号
其谷爲朗公谷也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

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集其左右馴

若家獸大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
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今相開函言終
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漂然而
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
城寺忽遨遊放蕩優排骨稽或時裸袒千冒
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酖之
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
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
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盜縣有
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
死者尤必一兩法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
以懼虎早閉門閭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

遙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
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
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
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此
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略皆
奉法後欲蓋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銅青

奇

而又無銅夜夢人逕其床前云此中有兩銅鍾便可取之安明即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改。宋孝文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憇終日至期果卒父之現形矣寶寺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介於遊。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求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閑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

塞窓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闍梨可見信來因曰闍梨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闍梨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歎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預會金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家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右六驗出冥祥記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

塔前馴伏冤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揖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山至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若留不止於是資終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仰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巖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有行者咸見

非一且述三五用爲實錄餘之不盡不可備論昔晉太元初有緻煌沙門竺曇猷乞食坐禪強志勤業遊會稽剡縣赤城山有群虎來前猷爲說法一虎獨眠乃以如意杖打頭有十圍蛇繞之都無怖色又山神捨宅與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宴坐此山與天台瀑布四明連屬父老云天台山有聖寺猷往尋之石橋跨谷青滑難度橫石斷路無由得達旬宿橋首聞彼行道唱薩聲便潔齋自勵忽見橫石澗開猷便前度具覩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 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夏中聽講夏罷自

恣就辭云在竹林寺邀通過之通具問道徑來年尋至在彼山東鄰之西北神僧迎接具見門關房宇華敞林木侵天經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爲諸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舊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後之往者不知其處 近鄧州有沙門名道勤者李氏於州北倚立山巖追訪具見周循歷覽實爲住寺衆具皆備但不見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室擬尋汾州東南介山抱福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素聖僧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跡納納示現然徒衆不可見之迷日如名僧高僧傳四十卷及百家史傳九聖碩德數千餘僧精功殊異道俗所欽或散配諸篇或文多示知僧德少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藁九